

東海大賢王公瑛

張淵揚

萬丈雄心的志士

一九八三年（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底，臺北友人凌紹祖兄函告：

「王公瑛先生因肺癆發高熱不退逝世」。美國紐約地區他的友人李直夫、祝兆覺、張寅卿、鄒宗毅和我等聞訊，都極為震驚。這些朋友緊急電唁王夫人丁少蘭女士，並共製一聯遙輓公瑛兄。其詞云：

風和日麗溯早年，萬丈雄心，曾多次躬履諸報，華華術道。

花謝水流臨大限，滿腔高熱，只落得呻吟無語，閻閻歸天！

王公瑛是具有萬丈雄心的志士，大家對他之去世，都是心有戚戚，不能釋然於懷。他在六十年前求學北平時代，即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加入革命黨，作秘密工作，以救國建國為其畢生願望與致力的目標。經歷北伐，剿共、抗戰、戡亂，均能勞瘁不辭。向以苟活為羞，避事為耻，恒以此自勉勉人。他是最能耐病熬痛的人，一向接受病痛，視死如歸；他一生遭大投艱，公忠體國，對黨事國事，每憂心忡忡，有時對人垂涕而道，

，慷慨激昂。對可與言者，不惜犯顏直說，不稍顧忌。聯句所說，均有其背景和指歸，並非普通酬應之詞。

以下各節僅就筆者所知，加以記述，舉一反三，可以窺見其志事與平生。

如果我奢侈一點，要為這個苦難時代找出幾位大賢大俊，作表彰、範後輩，則東海之濱的王公瑛，當仁不讓，應該是其中的一位。

空餘遺憾供追憶

前天我忽然在舊卷宗裏，發現王公瑛兄十四年前離別時給我的一紙：

民國五十八年歲暮離紐約別淵揚 王公瑛
 匆辭京國各西東，海外重逢似夢中。把臂互看悲老大，傾懷獨吐話窮通。空餘遺憾供追憶，聊慰相思策反攻，今又魂銷悵離別，可堪歲暮夕陽紅。

待報王師復九州，萍飄蓬轉不曾休；望門尚有留張儉，避地應無識馬周，故里風光勞想像，餘生歲月付優遊。何當更赴金焦

約，江北江南豁目收。

王公瑛和夫人丁少蘭是一九六八年來美探視在美的兩位女公子和一位男公子，他們都已在美學成，各得了榮譽學位和固定教職。我先接獲公瑛自支加哥來信，即歡迎他來紐約小住。其後我們在紐約相聚了一年多之久。幾乎無週不聚，無聚不談，無談不歡。這大概因為我兩人有共同的事業，和共同的背景。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對時局有相同的看法。對公私的出處有不太差異的做法和作風之故！

看法和做法相同

記得我們取得的共識是如此，他說：大陸淪陷，檢討過去招致失敗的事實，實應自責而無可自豪。自責乃有興甦生機，儲積實力的指望。自豪只能促進人們麻木陶醉虛弱而陷于萬劫難復的境地。在海內外的愛國同胞，只該萬眾一心，嘗膽臥薪，朝乾夕惕，不應有圖享受，務自私的心理和理由。目下臺灣復興基地的政經進展，民生康樂繁榮，已為舉世所稱許，但仍應向高度與深度提升。絕不可自滿、自炫、自得。必須上下一心

一德，真心實意致力於復興工作，從根本大計上求醫治病，作先憂後樂的種種打算和準備。我們各個人今後的做法，實干該萬該，盡其在我。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各就許可的環境，在本位上致力於倡導以身作則，切齒圖功，得當報國的潮流風氣。更要教導兒孫青年，培植下一代以愚公移山的願力，作救國復國的張本。決不能再蹈覆轍，隨波逐流，安於現狀，尤不可有權必爭，寸利不棄，營營苟苟以自誤誤人，自私害國。說到此處，他更率直表示，他可惜從其本身開始，放棄他在國內的權位，以老弱殘兵的現況，在海外出賣勞力，自維生計。俾可在此搜集充分建設資料，以備他年反攻的時機來到時，向當局獻替。他又說，這樣做法，起碼可以減輕國家對他個人身家的給養；消極上也不失為有利吾國之一途。他這種忘我、無私的想法，其話似愚，其言甚壯，而用心良苦，不禁令我對他肅然起敬！

白頭負戴無難色

後來他果然決定行其所言了。他既下定決心，我自當就力之所及以成其美事。二人商論很久，看了多處，選了在布碌嶺意大利人住宅區購買一規模不大，也不不小的機器洗衣籠，正式下海，作洗衣業務。這是華僑在海外從事了百年的世世代代的祖傳行業。我們加入此行列，還得感謝華路監縷開此一謀生之路的無數華僑祖先呢。此店開設後，公瓊兄任經理兼店員。我和他的夫人為協理及臨時店員，隨傳隨到，協助勞動。此後，每日、每週、每月，他心安理得地在此店內，

為此一區域內的各家主婦送衣來洗者服務。不到傍晚再用購物小車將約定各戶未來取之衣物分別送去。直到晚間八時後始結賬回家休息。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以上，相當辛勞！他的一種食不怠事，負責盡職的認真態度，我看未見得比他往年任省政府委員、廳長、行署主任和專員、縣長時稍有遜色吧！我當時適在編輯中文識字報，兼在中文學校任教。但每週公瓊兄忙不過來，需要臨時工時，我從未以事忙而推辭不往為他分勞。因我衷心對他的做法作風，佩服而擁護得五體投地。何況我們多聚一次即多一次談敘，多一次心意間的會印交流呢。我曾寫有一聯語，描述當時兩人的奔勞實況，亦頗有趣味：

垂老志猶雄，役形逸心，白頭負戴無難色；

守貞懷不亂，用中執兩，陋室誦唯抱籟音。

青天白日看山河

一九六九至七〇年間，在紐約布碌嶺區×街上，有一家C與W洗衣籠，曾為來美少數友人察看過，機器洗烘，人力摺包，整理得井井有條，服務得迅速周到，地方人有口皆碑。義大利僑民，對這位工作老人大都熟識，見面說好。但他老是面有得色，不求聞達，埋首作事，手不停揮，足不停奔。他又好考察研究。在一年內除勤勞洗衣業務外，他把所接觸的此間風土、民情社會制度，蒐集許多資料。他慣于忙裏偷閒，讀陸放翁詩句。如：魏于其心，鼎食其敢飽；負其所學，

蟬冕增吾羞……樹桑釀酒蓄鷄豚，是中端有王業存，一朝遇合得施設，千載始知吾道尊。又嘗集元遺山詩句並為朋友們用何紹基的筆法寫出：

青天白日看山河，老去英雄可奈何，嘆息平生請纓手，壯懷從此即蹉跎。

又一首：

『擊缶鳴鳴頗自憐，歸心長與雁相先；春風花落歌仍在，却望都門一慨然！』

他于體力勞動之餘，又常自憐自嘆着說：『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里，吾不得為大隱，又不可能小隱，今乃為「中隱」乎？但是：丈夫自重如拱壁，安用人看一錢值。簞食豆羹不虛受，富貴那可從人得呢？』

他像這樣出賣勞力式的行其所信，和夫人丁少蘭大嫂同心合力，在紐約支持了一年的時間，毫不氣餒，也從不打退堂鼓。我和內人吳坤如看到他夫婦倆年逾古稀，各有宿疾終年勞頓，不肯作一次假期旅行，有時遇公共假日，我驅車約他們去附近名勝地區遊覽，亦少被接受。臺灣方面因他們夫婦均為國大代表，公私方面函電交馳，催回供職。同時也知他個人的考察研究，適在那時已告一段落，我遂以老友關係，很幽默的和他說：「經理先生，該是你讓賢的時候了。難道要累死他鄉嗎？」我的太太更開砲轟他說：「放棄兩個特任官待遇不幹，硬要在此小店拼命吃一口飯，不是發瘋了嗎？」我們再經過仔細商談，他夫婦才同意離美返臺。此間店務，由我接手，三個月後，我也不勝勞頓而出賣此店，告一結束。結下賬來，無多盈餘，也不虧蝕。公瓊兄在一年內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力更生的願望主張，總算實現了一個短期，留一段佳話，在我們彼此記憶之中。

公璵離美返國前，除貽我兩首詩句外，並向那時主持報政的潘公展、賴景瑚兩先生各有一詩告別；曾由兩先生送海外各報披露，可惜我不會剪存，以後可能在他的遺稿內發現。又他回國後曾將在美采風問俗的資料第一寫成一冊，寄我一份，斐然成章，可圈可點。我想他的夫人公子可能慢慢蒐集彙編成集以留永念吧！

十年仰名患難訂交

王公璵在江蘇革命黨人士中，應是最早參加地方行政工作著有政績的一位。還有一位是立法委員江陰陳葆山兄。像我輩諸人後來也學步從政。那真可稱是「後知後覺」者。但我們多以先知先覺者的成就作榜樣。

他任蕭、豐兩縣縣長時，即以除暴安良的好政績聞名全省。他本人廉潔奉公，所屬吏胥，亦皆上行下效，從無自肥擾民情事。又傳說他家本係灌雲城內地主。再加他的五叔是商界鉅子，經營百貨商業，在國內各大都會皆開有分店。他居官時，他叔叔特別諄囑，不許有貪財之念。如有需要開支，准向其所設各處店內支取。故當時別人是做官致富，他却是貼錢做官。此一傳說，我未直接向他求證過。但決不是無稽之談。後來江蘇省陳果夫主席特別器重他，調為銅山縣長，不久擢升松江區行政督察專員。抗戰開始，省府改組，顧祝同、韓德勤兩主席繼續對他器重，任他

為民政廳長。那時他和教育廳長馬元放二人同被公認是省府大員中最年青才俊之士。其既賢且能的聲名，傳諸大江南北。我自民國十八年服務京江，即早耳聞其大名，由于供職地區及工作性質不同，無緣相識。還是在一次宴會上見到他時，自己報名並問他是否為王公璵兄，這才開始結識訂交。

抗戰初期，江南各大城市，悉淪敵手，省府改組，我仍在長江北岸如皋主持一縣行政。他已參加新省府工作，對舊任的一些縣長，協助安全離職。我在交代後轉上武漢，又接到他的專電，說新省府代主席韓德勤先生仍盼我回蘇，為桑梓服務，大義相責，我又重回上海，冒險間道到達淮陰擔任海區工作。乃獲與他共事一塊，此後朝夕相聚，約近三年。當時的淪陷區域日益擴大。敵軍已攻佔了蘇北的大部份城市。各縣地方團隊衆多，且甚複雜。政府對政令的推行亦日益困難。除敵騎四出蹂躪滋擾外，各地的好匪更到處打家劫舍，渾水摸魚。可謂遍地荆棘，民不聊生。我輩工作其間，困阻重重，手無寸鐵，每每事與願違。在此工作的基礎，形格勢禁，一無可以利用。各人奔走於敵前敵後，時與敵寇遭遇，生死存亡，間不容髮。處境雖危，但一些黨內同志仍甘苦與共，相依為命，感情友誼更加增進，可謂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一個好的例證。

勝利還鄉從事實業

抗戰中期，江蘇全省境域，悉被敵騎縱橫，無地可守。省府移到皖北的阜陽縣境鄉村辦公。大部人員星散。我在稍先奉調到重慶政大母校供

職，公璵亦解除省委職調回中央，任侍從室指導專員，（另一專員為李宗黃先生。）我等患難朋友，又在陪都大後方由分而合。

抗戰末期，中央以勝利在望，積極恢復陷區省政機構。派王東成（懋功）為江蘇省主席。王公璵為政務廳長。陳桂清、鈕長耀、凌紹祖和我為黨政委員，限期回到流亡政府所在地，籌備收復工作。公璵又在省府推我與凌紹祖二人兼程冒險潛入蘇境向僑軍政人員進行策反和說降工作。不久日軍投降，抗戰結束，省府改制，我轉任南通學院院長；公璵亦退出省府，返回桑梓從事實業。我在民國三十七年出國前遊青島時和他晤面，彼此談起抗戰期間的酸甜苦辣。我們認為抗戰八年中，走遍前後方各地，無功可言，有勞足記。後來大局逆轉，軍政瓦解，我們參與地方工作多年，不能說毫無愆尤。我們自不應推卸至少有部份的失職與虧心。他亦頗以為然。

文學修養造詣湛深

王公璵兄早年在北平求學時期，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參加那兒的秘密工作。後來南下在家鄉辦黨，再被擢拔進入地方行政界。他對文藝，夙有癖好，富有文學天才。我曾看過他所發表的短文，小說，詩詞等項作品；全部著作均有高深的造詣。非有極深之文學修養不能寫出。其詩詞尤思深韻遠，美不勝收。他是內慧型的人，寫作甚多，只可惜發表的太少。他的文字，每次在報刊披露，可讀性甚高。總以先睹為快，可惜他寫的不多，又吝于寫長文，使讀者不夠過癮。從來可

讀性高的文字，無人會厭其篇幅冗長的。

公瑛待人重厚道，持躬很儉樸，對同事均和善溫文。凡言論主張均就事論事，公平而有理性。有時侃侃而談，不稍隱諱，且極富正義感。發言極有條理，又有說服力。我的至友葛修鎔曾在民政廳任職，常和我說，王廳長每次紀念週上說話，入情合理，內容豐富，言不虛發，大家欽佩。（葛兄係謹言慎行的端人，在大陸淪陷後反抗暴政，不幸遇害。）

不屑享受生活情趣

公瑛在留居紐約的一年多時期，留給我一個特別印象：做人太方正，他從不肯尋找一己生活的情趣與享受。他不屑飲酒看牌，更不尋芳踏翠；亦無興作旅遊或看電影，聽歌唱，看打球賽馬，更不說上茶樓和舞廳了。我自問不是專找生活情趣，耽於享受的人，但在無聊時找點小娛樂小刺激，或坐上半天茶館酒吧去消閑解悶，偶一為之，當不自認是放蕩墮落。我曾偶而約他去酒吧或小舞場，他認作是大逆不道，避之唯恐不及。居常正襟危坐，以讀書吟詩為唯一之消遣。一切世俗樂事皆與他無緣沒份似的。在他這漫長的人生旅途中，虧他仍能活得高興有勇氣，有熱心而從未乏味。他的儉樸、篤實、博厚、光明，全表現在這些處所！

我發現他很愛好和人通信談天，他常和我寫信，用正楷，寫得整齊美觀，精神貫注，自開始到結尾，筆飽墨濃，一字不草，一筆不苟，一劃不枯。記得我的先父常告誡我，說我寫字寫信，

始尚端正，終則亂草，預兆不易善始克終。故我常認為如公瑛兄之寫字寫信，定為福壽全歸的完人。今他果以八十以上的高齡，在子孫滿堂下，平平安安，福壽全歸，實為一位很幸福的一代過客。也符合「厚德載福」，「唯仁者壽」的宇宙定律，今天他的夫人驟失所夫，兒女們痛失慈父，吾儕失去一位大賢之友，均不勝崇佩與感念。

長歌豪放天縱奇才

最後，將他另一首長歌列在篇末，這是他在一九七九年寄給我的；讀這首長歌可見他的詩情豪放雄秀，不愧為天縱奇才。

「卓犖大學士，氣宇何軒昂，才情似江海，出口便成章。

當年丁國難，隻身走大荒。北美聊棲止，韜晦一身藏。」

謀生亦匪易，艱苦曾備嘗。旋入聯合國，應卯屈為郎。

為療臣朔飢，折腰又何妨。妻兒早離散，逃命各流亡。

吉人有天相，歡聚豈尋常？重斂天倫樂，虔誠感上蒼。

飯心奉耶教，出入禮拜堂。偶弄生花筆，妙論多激揚。

海外傳紙貴，聲譽著光芒，于今垂垂老，逸樂迄未遑。

猶時懷故國，文化期發皇，願我不長進，積習漸疏狂。

於人多白眼，傲慢漸乖張。殆緣君與我，人各天一方。

我今無畏友，放浪自頹唐。何時重携手，促膝論短長，所思人不見，歲暮益徬徨！」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 120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評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